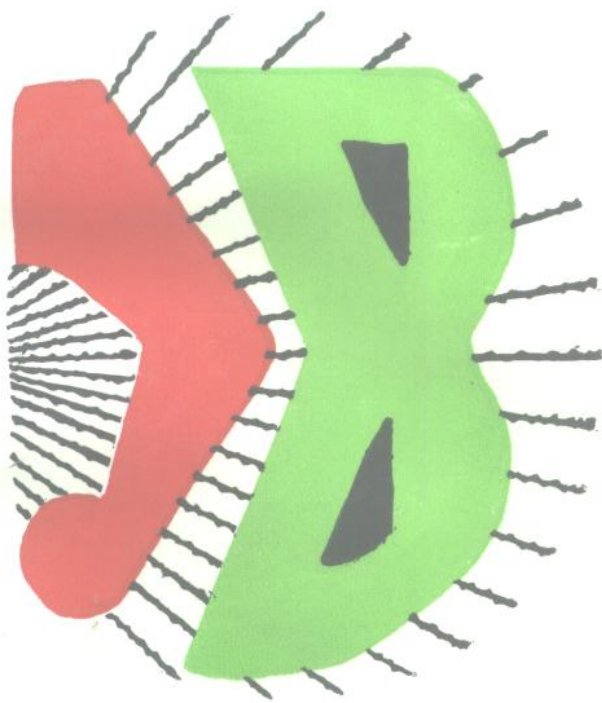


编辑学概论

向新阳 著

编辑学概论

向新阳 著



G3232/XXX

武汉大学出版社

编辑学概论

向新阳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学概论/向新阳编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2
ISBN 7-307-02032-7

I. 编…

II. 向…

III. 编辑学—教材

IV. G 232

DM06/09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225千字 印数:1—2000

ISBN 7-307-02032-7/G·275 定价:8.00元

序

蔡学俭

是否存在编辑劳动，有无编辑学，回答是不确定的。编辑劳动同编辑学有何联系，回答可能是含糊的。读完向新阳副教授的专著《编辑学概论》，有关这些问题，似可获得明确的答案。

其实，在我国编辑出版史的长河中，无论编著合一或编著分离，编辑劳动都是不可替代的。孔子、司马迁等虽不能说是编辑家，但其著述活动无疑包含着自身的编辑劳动，不过“著”是显形的，“编”是隐形的。编著分离后，编著之间的联系并未因此削弱，而编辑劳动的独立性、创造性日益显现出来。然而，长期以来，编辑劳动被视为附属于著述的辅助劳动，它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被忽视或无视。在论述编辑学的文章和著作中，提到编辑劳动的创造性，或是语焉不详，或是不能理直气壮。在现代条件下，编辑劳动如果不是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编辑学便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会显得苍白无力。回避编辑劳动及其独立性、创造性，可能是影响编辑学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原因。

《编辑学概论》可贵之处在于，它把编辑劳动同编辑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研究编辑劳动的产生、发展、性质、作用出发，揭示编辑劳动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提出了“编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编辑劳动”这一命题，并由此展开了对编辑劳动过程和编辑劳动者的论述。编辑劳动是贯串全书的主线，也是据以立论的基点。作者对编辑的创造性劳动，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以编辑劳动作为研究对象，将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

究内容，更好地加强编辑学研究_与编辑工作的联系，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开拓性的努力。

当编辑的和不当编辑的，为什么会忽视或无视编辑的创造性劳动？在理论上主要是认为出版物的价值取决于作者和作品，抹煞编辑劳动同作者劳动共同创造出版物价值的客观事实。在思想上主要是认为编辑工作是“雕虫小技”和无学可言，因而在实践中放松或放弃了编辑应尽的职责。对“文责自负”的曲解，对作品把关的疏忽，对审读加工、校对工作的轻视等，导致时下“无错不成书”、“百错是好书”等种种不正常情况的出现。许多出版物不经过编辑认真的创造性劳动得以出版，并不表明编辑劳动的可有可无，恰恰说明编辑劳动不是可有可无；同时也不表明编辑无学，恰恰说明这些编辑者自身的无学。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具有针对性。目前编辑学研究中存在若干不同见解，如编辑概念、出版物属性、编辑史与编辑学的关系等，作者都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本书第一章中，作者从史的角度论述了编辑的含义、编辑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及“史”和“学”的结合，说明作者认为编辑史应是编辑学研究的范围。这就使这部著作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较强的实用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出版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理论指导。盲目的实践和自觉的实践，其效果是相悖的。实践呼唤加强编辑学研究，加强编辑学研究与实际工作的联系，加强编辑人员的编辑学修养。《编辑学概论》的问世，相信会有助于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和编辑素质的提高。

1994年12月17日

目 录

序	蔡学俭
第一章 这里不再是荒漠	
——编辑和编辑学概说	(1)
第一节 编辑的含义	(1)
第二节 编辑的本质及其特性	(5)
第三节 编辑学的科学界定	(8)
第四节 编辑学的性质	(14)
第五节 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体系	(20)
第六节 编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7)
第七节 开展编辑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37)
第二章 推进人类文明的杠杆	
——编辑劳动概说	(43)
第一节 编辑劳动的产生和发展	(43)
第二节 编辑劳动的性质	(60)
第三节 编辑劳动的作用	(72)
第四节 编辑劳动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	(91)
第三章 编辑是一门艺术	
——编辑过程概说	(105)
第一节 编辑劳动的一般过程	(105)
第二节 收集分析综合信息	(110)
第三节 选题和选题计划	(117)

第四节	组稿	(130)
第五节	审稿	(139)
第六节	加工 发排 读校	(154)
第七节	书评	(164)
第四章 书如其人		
	——编辑劳动者概说	(170)
第一节	编辑劳动者的职责和地位	(170)
第二节	编辑劳动者的思想和道德	(177)
第三节	编辑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	(190)
第五章 朝着一个共同目标		
	——社会主义出版方针概说	(200)
第一节	社会主义出版方针的提出	(200)
第二节	坚持社会主义出版方针	(204)
第三节	出版物的性质及其物质形态	(208)
第四节	出版自由	(215)
第五节	编辑工作是中心环节	(220)
附录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 决定(1983年6月6日)	(229)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	(240)
附录三	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 现象的请示》的通知(1986年6月24日)	(252)
附录四	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	(253)
附录五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联合通知	

	(1987年1月1日)	
	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256)
附录六	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关于发布《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 (1992年7月7日)	
	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	(261)
附录七	常用字体字号表·····	(265)
附录八	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267)
后 记	·····	(270)

第一章 这里不再是荒漠

——编辑和编辑学概说

第一节 编辑的含义

一、我国古代编辑一词的含义

独特的研究对象、一定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科学概念体系，是一门学科独立于学科之林的重要标志。在编辑学学科范围中，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编辑。究竟什么是“编辑”呢？科学研究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应从客观对象的实际出发。但由于概念是反映客观对象本质属性的，所以，弄清概念就是弄清对客观对象本质的认识。又由于科学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而概念是构成理论体系的单元，所以，弄清“编辑”这个概念，也有助于对编辑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思考。

一切客观事物本身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历史变化发展过程，“编辑”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如此。首先，我们纵向地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编辑一词的含义。先从语义的角度考察，“编”和“辑”都是指一种活动，一种运动形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编，次简也。”“辑，车舆也。”清段玉裁解释说：“舆之中无所不居，无所不载，因引申为敛义。……又引为和义。”可见“编”就是排列竹简，就是变无序为有序；“辑”原义是车舆，引申为聚敛和协，就是变分散为集中。编辑就是一种对以文字、符号、图画等为载体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使之集中有序、协调和

顺，以便传播和贮存的活动。再从语言实践（即语用）的角度来考察。“编辑”一词最早见于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刘苞传》：“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篋盈满。”（中华书局1975年版1003页。）后来，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唐高宗）仪凤元年（676）《颁行新令制》中沿袭使用：“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在这两个地方，“编辑”分别是整理、收集的意思，与《说文解字》及注的释义相印证。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编辑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对它的主观认识也决非一成不变；但是，这种变化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没有超出以下范围：编辑是对文字资料、素材或现成的精神文化产品进行收集和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变成一种可供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或贮存的信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意义上的编辑。较之现代意义上的编辑，它有以下特点：（1）一般是指文字和相关技术方面的工作，大约相当于现代编辑活动中的文字加工一个环节。（2）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整体文化需求水平的低下，从总体上来说并不以广泛公开发行以供阅读为目的。这样，由于出版的限制，既制约了编辑活动内涵的丰富，也妨碍了对编辑劳动成果共同享用的读者群体的产生。（3）编辑本身既不是一种独立的职业，自然也没有一支独立的以编辑劳动为职业的编辑劳动者队伍，编辑主体几乎全是社会兼职者。（4）著、编活动不分，著者、编者合一，限制了编辑劳动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贮存、积累中的作用。著、编分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社会信息传播网络开始形成，传播媒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具体表现为编辑活动从著作活动中分离出来。在古代，在著、编不分的漫长过程中，著作活动是显形的、主要的，编辑活动总是隐含在著作活动之中。在现代，著、编界线分明，但决不可以今律古，更不能主次倒置，把古代的著作活动视为编辑活动，把《史记》、《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迁、司马光当作编辑家。

二、现代编辑一词的含义

随着近代大生产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精细，编辑越来越具有独立的价值，它在计划、组织、促进、规范社会科学文化信息的生产、传播、贮存、积累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舍此而外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现代编辑的概念较之传统概念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延伸，除了指收集整理工作以外，凡是为了生产、传播、贮存、积累文化科学信息而对尚未物态化（无原稿）或业已初步物态化（有原稿）的原始信息，进行组织规划、加工规范处理的全部活动，都可以称为编辑。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线扩展开去，从横的方面看看世界上一些国家对“编辑”的理解：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

中国《辞海》：“指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环节。”

日本《简明出版百科辞典》：“按照在一定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制订的编辑计划，以作品原稿为工作对象，进行创造性地整理编排，使之形成出版物的形态，这种具有学识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称为编辑。”

前苏联《图书学词典》：“出版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编辑人员（通常是同作者在一起）对原稿进行创造性加工，目的在于提高其思想、政治、科学和文字质量，为印刷出版作准备。”

美国《作家词典》：“编辑是生产、编选和修订文字材料、摄影材料和视听材料，使其适于出版的艺术。”

英国《企鹅英语词典》：“加辅文，为出版作准备；出版前进行选择、修改和检查。”（参见林穗芳《关于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一文，《编辑学论集》第215—216页。）

以上种种解释，除《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外，较之传统的

解释，有了很大不同，表明随着实践的丰富，认识有了深入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编辑活动的内容扩大到了对精神产品生产的计划、组织和审读、加工。（2）明确提出编辑方针、编辑计划对编辑活动的制约。（3）编辑劳动的性质是创造性的劳动，具有学识性、技术性。（4）其意义在于为出版作准备。（5）劳动对象除文字材料外，还包括摄影材料、视听材料等。这些认识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是，社会信息传播网络已经形成，编辑活动已从著作活动中分离出来，著作者、编辑者、视听者三个社会群体各自相对独立，编辑劳动已经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中介环节。

经过以上纵向的考察和横向的分析，关于编辑的含义，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凡是以规划、设计、组织精神文化生产和以鉴别、选择、优化精神文化成果为手段，以传播、积累、发展精神文化成果为目的，而在著作者和视听者之间进行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就谓之编辑。这就是说，编辑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或其他别的社会活动，它虽然与其他社会活动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它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具有社会性（不是个别的）和实践性（不是纯理念抽象的）的特点。同时，这种活动有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手段和特定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编辑劳动的成果不再只是供私家收藏或精神贵族享用，而是体现为精神产品的大量物化并为社会众多成员所共享。编辑劳动对现代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使它成为一个独具个性的、独立的劳动门类，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从事该种职业的人员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素质的劳动群体，在习惯上人们也称之为编辑。这样，人们通常所说的编辑，既包括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编辑劳动，也包括参与这一运动形式的主体编辑劳动者（或称编辑者）。但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编辑”应当只指前者。

第二节 编辑的本质及其特性

一、编辑的本质

在前一节中，我们把编辑作为一种具体的活动、一种运动形式，进行了考察。在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它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来考察。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除了极少数的社会现象（如语言）外，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在这两大部分之中都必居其一。编辑属于哪一部分呢？经济基础是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生产关系的总和，包括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由此决定的人（或集团）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产品分配关系。显然，编辑不属于经济基础这个有机统一体的任何一个构成部分，它不能归入经济基础的范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观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编辑是全部编辑思想、编辑观念、编辑活动、编辑现象等等的抽象和概括。它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大众信息传播，是在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首先，从编辑这一社会现象本身来看，参与编辑活动的主体人，在全部编辑活动中所从事的是创造性的思维劳动，是思想意识活动，而不是物质生产活动；参与编辑活动的客体著作稿件，是著作者的精神劳动产物，而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结合后所产生的结果是精神产品，虽然印刷装订出版后具有一定的物质产品形式，但其内容无论是对客观现象的理论抽象与概括，还是对客观现象的艺术描写与反映，在本质上都属于意

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

其次，从编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一致的，是相同的，即：一方面经济基础制约着编辑的生产和发展，决定了编辑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编辑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发生能动的影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编辑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编辑，其性质特征显然大不相同，前者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为少数人服务，并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后者是为全体民众服务的，是全体民众用以推进人类文明的重要手段。建国前后，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编辑事业的对比，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编辑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编辑事业的对比，都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从编辑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编辑和构成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政治、哲学、艺术、道德、法律、宗教等一样，形成了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思想观点，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与这些思想观点相适应的规章制度，以及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的组织机构。在我国现阶段，这些思想观点和规章制度，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出版方针和有关出版法规，各级出版领导机关和出版生产单位则是相关的组织机构。通观世界上许多国家，它们总是在自己的根本大法或基本法规中，把编辑出版和文化教育等量齐观，把编辑出版和政治、哲学、艺术、道德、法律、宗教等视为同列。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后，几乎所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把出版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它当作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赋予全体民众。虽然编辑和出版不能等同，但二者关系极其密切：编辑是出版的必要准备，出版是编辑的必然归宿。离开了出版，编辑就无法实现其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出版自由”是现代编辑思想、编辑观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出版自由”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法律中得到共同确认，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想和法律条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编辑具

有上层建筑的基本属性。

编辑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和上层建筑本质，决定了编辑劳动的社会属性和出版物的思想文化性。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正确与否、深刻与否，从根本上影响到编辑事业的兴衰成败，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编辑的特性

事物的特性是事物本质的反映，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是在不同事物的联系与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不同事物相比较，或者大同小异，或者大异小同。要求得事物的特性，当从“异”中探求；在同类事物中，更要注意从“小异”中探求，因为它反映了该事物内在的特殊矛盾，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编辑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社会文化网络由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三大块状构成，编辑在文化传播的范围之内。人类的信息传播，经历了由直接传播到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并存而又以间接传播为主的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除了借助自然状态的空气受到振动而形成的声波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行为或物质媒介参与。在后一阶段，所有形式的间接传播都要依赖其他的社会行为和物质媒介，才能促使传播的完成，而编辑是参与制作各种形式物质媒介（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电台广播稿、影视胶片、录音磁带等）的社会行为。这一社会行为，发生在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之间，发生在作者（著译者）和读者（视听者）之间。编辑在信息传播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特性——信息传播的中介性。社会历史不断发展，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使信息的直接传播手段已不能满足需要，各种形式的传播媒介便应运而生了，编辑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西方出版理论家曾把出版社形象地比喻为“两面神”，一面对着作者，一面对着读者，并竭力使二者协调和平衡。“两面神”的比喻，也是对编辑的信息传播中介性的生动说明。

与此相关联，编辑的第二个特性是文化创造的依附性。编辑是参与创造人类文化的伟大实践，有其相对独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编辑活动是在文化生产者（作者）有了创作动机或实践、文化消费者（读者）有了接受的欲望和行为以后才产生的。离开了作者，编辑将是无水之水；离开了读者，编辑将是无的放矢。在现代社会，虽然难以想象信息传播完全脱离编辑所造成的后果，但极而言之，信息传播并非不可能，只是倒退到完全直接传播阶段罢了。当然，这样的倒退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反过来，如果编辑完全脱离了作者和读者，编辑也就不可能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编辑，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都是依附于作者和读者的矛盾与统一而保持其生命活力的。这种依附性表现在：编辑的选题设想有赖于作者的创作才能实现，编辑的稿件选择有赖于作者的创作才能进行，编辑的信息传播有赖于读者的享用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在原稿产生以前，编辑劳动的创造性价值，只有通过作者创作原稿才能最终实现；原稿产生以后，只有以原稿为对象，这种创造性劳动才能进行。过去时代著编不分的漫长历史和现阶段著编不分的遗留现象（主要是大型辞书、字典、百科全书和其他工具书的编写），也都是编辑文化创造的依附性的表现。

第三节 编辑学的科学界定

一、编辑学的提出

编辑学是近年来诞生的一门新学科，其名不见经传，1990年以前出版的字典辞书，不列“编辑学”条目。《当代新科学手册》（共2册）介绍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社会科学的新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相渗透的综合性学科、边缘学科及分支学科共

253 门，其中综合学科内有传播学，但没有编辑学。中美合印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甚至未收入“编辑”一词。林穗芳认为，“编辑学”(redactology)这一术语，在国际范围内很可能是我国首先使用的。(林穗芳：《关于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编辑学论集》第 211 页。)1956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专家 K·H·倍林斯基在该校讲授书刊编辑课的教学大纲，译名为《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原文中的“编辑课”被译作“编辑学”。无论这是一个偶然的失误，还是一个着意的创新，结果导致了“编辑学”一词首次在中国出现。但由于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信息没有引起编辑出版界的注意。随后，1965 年香港出版了《杂志编辑学》，该书成为中国作者撰写的第一部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经过长时期的沉寂，1980 年陈仲雍以《科学地编辑与编辑的科学》一文，重提“编辑学”的命题，引起编辑出版界的反响。1990 年 12 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首次列入了“编辑学”的条目。此前不久，1990 年 8 月 26 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向西方读者作了介绍：“我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近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编辑学。在全世界一直对编辑出版工作进行研究，但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严整的学问加以深入研究是很少见的。最近几年中国编辑界开始研究编辑学，因而创造了 redactology 这个术语。自这门新科学在 1983 年开始兴起到现在，已有一些编辑学刊和十几种编辑学书籍问世。”(转引自林穗芳：《编辑学和编辑概念》，见《新闻出版报》1993 年 8 月 26 日。)1993 年，编辑学专业正式列入国家教委制定的高等学校专业目录，标志着它堂堂正正地列入了学科之林。

当“编辑学”这个陌生的客人蹒跚来迟地出现在学科之林时，许多人不禁疑惑不解地问道：编辑也成“学”么？这种疑惑是必然的，这是许多学科在其呱呱坠地时必然遭际的现象之一。有谁会吧垃圾和“学”联系起来呢？可是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学